

异闻录

终结季

# 秦岭迷藏

耳东水寿  
著

一个游走现实与虚幻之间的世界  
一部脑洞大开的中国风探险小说

2

民间调查局  
异闻录

终结季

# 秦岭迷藏

2

耳东水寿  
著

责任编辑：潘笑竹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岭迷藏 / 耳东水寿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169-1452-6

I. ①秦… II. ①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56534 号

书 名：秦岭迷藏

作 者：耳东水寿

---

出 版 人：胡福君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甲 57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58122246 传 真：（010）84049572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00 千字

定 价：4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第一章	秦岭窑洞	001
第二章	再见吴连环	010
第三章	问路	015
第四章	老朋友	019
第五章	孙胖子的打算	024
第六章	怕什么来什么	029
第七章	破绽	034
第八章	黄雀	039
第九章	妥协	044
第十章	救命	049
第十一章	黑猫	054
第十二章	主次颠倒	059
第十三章	又见“龙须”	064
第十四章	白玉匣子	069
第十五章	枢台	075
第十六章	搬进去，挪出来	080
第十七章	出发	085
第十八章	湖北刁元龙	090
第十九章	锲而不舍	095



---

第二十章	阴阳冢	100
第二十一章	石镇	105
第二十二章	黑洞	110
第二十三章	陆续下去	115
第二十四章	门前险	121
第二十五章	石碑	126
第二十六章	鬼面猿	131
第二十七章	秘密	136
第二十八章	突如其来	141
第二十九章	分道扬镳	148
第三十章	化骨池	154
第三十一章	墓室	159
第三十二章	墙内墙外	164
第三十三章	白玉棺	169
第三十四章	实在看不下去	174
第三十五章	“将尸”	179
第三十六章	目击者广仁	183
第三十七章	一步之遥	188
第三十八章	二杨到	193



第三十九章	赌局	197
第四十章	倒霉的吴连环	202
第四十一章	夜宴（一）	206
第四十二章	夜宴（二）	210
第四十三章	向北	215
第四十四章	神秘的松岛介一郎	220
第四十五章	昆仑山的前奏	225
第四十六章	说动	229
第四十七章	同佛寺	234
第四十八章	盲阵	239
第四十九章	古怪的松岛	244



## 第一章 秦岭窑洞

接下来一段时间，除了偶尔来人查孙胖子的账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张支言一直没露面，说是在家里替孙胖子想办法，亏掉的钱就算了，好歹别再担着一屁股债。

时间一晃过去小两个月，什么事情都没干，每天到公司跟孙胖子闲扯一阵，然后就是看孙胖子变着花样找由头打黄然的秋风，人都快闲出病来了。就连孙胖子也觉得腻了，准备拉着我和邵一一，连同蒙奇奇、黄然一起，找个地方度个假“充充电”的时候，萧和尚给介绍了一单小生意。

这算是我们公司开张以来最小的一单生意了，酬劳就五万块钱，看孙胖子一边答应一边咬牙切齿的样子，我心里一阵好笑。

委托人是首都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姓赵，陕西人。赵老板陕西老家的连襟儿，当地话叫“一担挑”，住在农村，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赵老板的“一担挑”姓乔，本名乔达丹，外号乔大胆。他也是当地人，家就住在秦岭山脚下的一处窑洞里。最近十来年开始流行住楼房，乔大胆的几个邻居都搬到附近镇子上的楼房去住了，只有乔大胆住惯了窑洞，不舍得走。这个窑洞他们一家住了十几年，冬



暖夏凉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但这舒心的日子就在半个月之前打住了，从半个月之前开始，每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都会被一阵古怪的声音惊醒。

这声音有点像打桩的声音，一下一下的。这还不算完，就像设计好了一样，只要他们一家三口醒来，伴随着这打桩声，同时还会响起一阵女人哭泣的声音。这女人的哭声撕心裂肺，具体哭的什么内容却听不出来，这样的哭声就是大白天听了都会毛骨悚然，更别说大晚上的了。第一次听到这哭声的时候，赵老板的大姨姐直接被吓晕过去，乔大胆一阵猛掐人中，才把自己的老婆救回来。

见自己的老婆孩子被吓得哆嗦成一团，乔大胆的脾气上来，噌地跳下炕头，抄起顶门杠，大吼一声就冲了出去。就在乔大胆冲出去的一瞬间，那凄惨的哭声突然停了下来，乔大胆扛着顶门杠围着自家窑洞一连转了两三圈，女人的哭声再没有响起来。

乔大胆准备围着窑洞再转一圈的时候，窑洞里的婆姨实在受不了这份惊吓，声嘶力竭地将自己男人喊了回来。就在乔大胆回到窑洞，刚关上门时，外面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又响了起来……

一连几个晚上，乔大胆的老婆实在受不了，带着儿子躲回了娘家。就剩乔大胆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到半夜十二点时，打桩声连同女人的哭声都会准时响起。

乔大胆找了城里卖电子产品的侄子，让他围着自己的窑洞，找隐蔽的位置安装了几台带红外线装置的摄像机，乔大胆心里憋着一口气，说什么也要抓到幕后捣鬼的人。

这天晚上和前几天没有什么不同，闹了一晚上，乔大胆天一亮就跑出窑洞，将隐藏的几台摄像机收了回来。这时候，乔大胆才发现侄子帮忙安装的四台摄像机，有三台已经被人毁坏，只有藏在树上最隐秘位置的摄像机没有被毁坏。

按照侄子教的方法，乔大胆打开摄像机的屏幕，调出来前一天

晚上半夜十二点左右的影像。这台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乔大胆家大门的位置，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屏幕中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但时间一到十二点的时候，乔家的大门忽然出现了一道白影。这道白影的速度极快，乔大胆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直到白影在乔家门口才停住了身形，就见一个白衣白裙的“无头”女人站在乔大胆的门口，看她捶胸顿足的样子，像是在哭喊着什么。

摄像机屏幕里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听不见“无头”女人在哭什么，但任谁看到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都会吓得够呛。若碰上胆子小的，直接被吓尿了都有可能。

乔大胆虽然外号叫“大胆”，实际胆子并不大，看到这里，乔大胆再也控制不住，双腿之间一股带着气味的暖流流了下来……

乔大胆以为真闹鬼了。这个窑洞他一刻也不敢待了，裤子都来不及换，拖着一条湿答答的裤子跑到了丈母娘家。他跑到丈母娘家的时候，正赶上“一担挑”赵老板也来丈母娘家走动。听说了乔大胆的遭遇，爹着胆子看了他摄像机里的内容，再结合乔大胆那湿漉漉的裤裆，赵老板才相信自己这“一担挑”家里确实是闹了鬼，不是找借口来占丈母娘家的便宜。

赵老板到底是见过世面的，立刻给“一担挑”找了几个当地有名的“大仙”，说明了情况，几个“大仙”趁着大中午日头正高的时候，去乔大胆的窑洞附近查看了一番。但是回来后，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这件事情他们摆不平，让赵老板、乔大胆另请高明。

本地的“大仙”不灵，赵老板回了首都找朋友帮忙，朋友托朋友，竟被他找到了一个叫萧和尚的老熟人，一个电话就打到了萧和尚那里。这样的小活儿萧和尚根本没啥兴趣，但又不好驳了老朋友的面子，于是萧和尚又一个电话打给了孙胖子，他料想孙胖子肯定不会接，这就怪不得他了，老朋友面子上也能过得去。没承想这段

时间孙胖子已经穷疯了，也闲疯了，当即一口答应下来，倒弄得萧和尚愣了半天。

收了订金，拿着赵老板给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孙胖子、我、黄然（黄然是孙胖子特意叫上的）坐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到了西安机场，下飞机之后坐机场大巴到西安市区，再从客运站乘汽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安康市。下了汽车，这时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就近找了家饭店吃了点东西，再找到家酒店住下。这一天从早折腾到晚，大家都一脸疲倦，彼此无话。各自洗漱完毕，我把自己扔在床上，再睁眼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多了。

孙胖子已经租了一辆越野车在酒店门口等着我们，吃完早饭之后，我们便上了车直接赶往赵老板的“一担挑”——乔大胆的窑洞。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越野车才在一座窑洞前停住。现在这里闹鬼的消息已经传开，司机将我们放下，留下电话号码，约好接到电话再回来接我们之后，开着车一溜烟儿地离开了这里。

我们比预计时间早到了一会儿，不过我们也没等多久，十来分钟后，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了我们的眼前。

男人跳下自行车，张嘴就问：“谁是孙大仙？你们哪个是孙大仙？”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朝黄然走去了。赵老板之前给他打了电话，说请了高人，说到这个高人体貌特征的时候，只说了是一个姓孙的胖子。看到我们三个人，乔大胆直接将孙胖子排除了，别说是他，任谁看我们三个人，姓孙的胖高人说的肯定是黄然，孙胖子很难跟高人这两个字画上等号。

直到黄然笑嘻嘻地指着孙胖子，说“这位姓孙”之后，乔大胆还是一脸狐疑地看了看孙胖子，嘴中喃喃自语道：“他不像似（是）高人么……”

我强忍着笑意，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笑出声来。孙胖子也

一脸的纠结，他将头转向窑洞的方向，学着乔大胆的语调，说道：“我就似（是）不跟你一般见识么。”他的话音刚落，我实在忍不住，朝孙胖子哈哈大笑起来。

乔大胆有些不好意思，跟我们客气了几句，便把我们往窑洞里面让，随后抄起来门后的扁担和水桶，要去打水给我们烧水喝。孙胖子一把拦住了他，说道：“喝水不着急，你再把这几天晚上闹鬼的事情说一说，我给你断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不是我说，别添油加醋，照实说。”

乔大胆说起话来还算比较靠谱，当即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又跟我们说了一遍，和赵老板说的也差不多，看来这一对“一担挑”都没有“满嘴跑火车”的毛病。听乔大胆说完，孙胖子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随后又向黄然问道：“老黄，这事儿你怎么看？”

孙胖子看向黄然的时候，黄然也在转头看他，四目相对之后，黄然笑了一下，说道：“出去转转吧，也许能找得到一点儿有意思的东西……”

从乔大胆家里出来，乔大胆带着我们在附近转悠起来。一路转下来，黄然也不说话，只是背着手笑咪咪地四下张望一番。他好像看出来什么问题，但就是不说，无论孙胖子怎么套他的话，他都是这一句：“现在还不好说，再看一眼，一会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孙胖子的心里开始有点不托底，偷摸着向我问道：“辣子，怎么样？你能看出来点什么吗？不是我说，这趟活儿就五万块，要有什么不对你可早说，成本太高的话我就让大官人他们接手了。”

孙胖子说完，我看了他一眼，说道：“窑洞里面我看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外面就不好说了，现在大中午，到处都是阳盛阴衰的，有什么妖魔鬼怪也找地方睡觉了，想看到点什么只有等晚上。”

我说话的时候，乔大胆已经带我们上了窑洞后面的山坡，这里光秃秃一片，几乎看不到什么树木，不过黄然很快就在一片干草丛发现了问题。他蹲在地上，抓起一撮枯草向上轻轻一提，就见这一小撮枯草连带着下面的土块，一起都被黄然拔了出来。

连同枯草一起拔出来的土块就像被打磨过似的，整体很光滑，就像一个暖瓶塞子一样。将这个“土塞子”拔出来，“土塞子”下方露出一个五寸见方的圆洞，黑乎乎的，深不见底。黄然整个身子都趴在地上，从旁边捡起来一个小石子，顺着洞口扔了下去，石子离手之后他马上将耳朵贴在地上，听了一阵子，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黄然将“土塞子”从地上拔出来的时候，我和孙胖子马上就明白，这是一个新开的洞。黄然在试这个洞深浅的时候，我和孙胖子怕他分心，都没说话，直到他起来，孙胖子才问道：“老黄，怎么样？有多深？”

黄然一边拍打着身上的浮土，一边说道：“我没听到落地的声音，应该已经打通了。转一圈吧，看能不能找着第二个洞。”说完，黄然让乔大胆继续带我们围着山坡来回转了几圈，不过都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第二个洞。

回到窑洞，已经下午三点多了。这附近只有乔大胆一户人家，也找不到能吃饭的地方。好在乔大胆跑去他丈母娘家的时候，并没有把粮食米面带走，他当即挑水生火下挂面，我们几个人就在他的窑洞里面凑合吃了一顿热汤面。

吃饱喝足，已经四点多快五点了。这时候，乔大胆的脸上出现了扭捏的表情。他犹豫了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说出来，说是丈母娘家有事叫他早点回去。我们几个都明白他是在说瞎话，上次“闹鬼”的事情八成在他心里有了阴影，天黑以后就不敢再在自己家里待着了。唉，实在糟践了他这个乔大胆的外号了。

孙胖子看了一眼黄然，老黄笑呵呵地对乔大胆说道：“既然你岳母家有事，那就不耽误你了。不过你要是信得过我们的话，今晚就让我们在你家里住一夜。如果运气好的话，明天就能给你一个结果。”

这个乔大胆倒求之不得，除了几件家具，他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担心我们抽烟的不小心把他窑洞点了以外，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

看着乔大胆远去的背影，孙胖子对黄然说道：“老黄，老赵他连襟这事，真是盗贼干的？”

黄然微笑着对孙胖子说道：“八成，而且从手法上面看，应该是老手干的。乔达丹之前听到打木桩的声音，就是有人在他头顶上下铲子，因为下铲的地方没有遮挡，白天动手的话容易被路过的人看到，所以才在晚上动手，又怕有人听到出来查看，才装神弄鬼演了这么一出戏。这也是老套路了，说白了，就是把人吓走，盗贼才好肆无忌惮地动手。”

黄然说完，我抢在孙胖子胡说八道之前，对黄然说道：“既然肯定是盗贼做的，那也不用我们动手了，直接通知当地公安局吧。我们现在没名没分的，动手也不太合适。”

黄然看了我一眼，轻轻笑了一下，说道：“这个盗贼手法并不简单，如果交给警察，他们未必能对付得了这个人。送佛送到西，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就替主人家解决了吧！是吧，大圣？”

黄然说话的时候，孙胖子眯着眼睛，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听到黄然叫他，才回过神来，笑咪咪地说道：“反正天黑也回不去了，就在这里住一宿，有人来闹就收拾他，咱们只当是松松筋骨了。”

听了孙胖子的话，我也没了意见，这几年都是他动脑子，既然孙胖子说话了，就照他说的来吧。

中午那顿面条清汤寡水的，当时是吃饱了，去了两趟茅房就又



饿了。我还能扛着，孙胖子就受不了，趁现在天刚刚擦黑，他给乔大胆打电话，问附近有没有饭店之类的地方。打听清楚地点之后，孙胖子让我留下看家，他和黄然一起去买点吃喝的东西，怎么说也要熬一宿，肚子里没东西还真熬不住。

半个多小时后，外面传来一阵声响。我还想着这两胖货这么快就回来了，顺着窗户向外面看去，就见漆黑的夜色之下，两个肥胖的人影骑着一辆自行车到了窑洞的门前。也难怪这辆自行车了，俩加起来六百多斤的胖子，一路骑过来竟然没有被压得变形。

进门之后，孙胖子和黄然将手里的东西扔在桌子上，孙胖子拿的是两大包羊肉片和一包已经切碎了的大白菜，黄然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更让我吃惊，竟然是一个涮火锅的电磁炉和涮羊肉的调料，本来以为随便凑合一口得了，想不到能在这里吃上一顿火锅。

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本来也是想凑合一口的，等到了乔大胆说的那家小饭店，还没点菜就见店主一家正准备涮火锅。孙胖子见了，也不打算凑合了，和店主商量了半天，才说动店主一家人，花了两千块钱连电磁炉一起买回来了。

黄然付钱的时候，孙胖子又打起了门口自行车的主意。又一翻讨价还价，店主一拍大腿说道：“多给个五百，自行车你们骑走！”

支上电磁炉，等到水开，孙胖子第一个将小半包肉片扔进水里，煮熟之后拌着调料大嚼起来，咽下去之后，说道：“正经羊肉……”

边吃边聊，这顿火锅吃完，孙胖子又开始胡说八道起来。有他在时间也不觉过得慢，没有多久，就到了半夜十二点。就在这时，窑洞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女人凄惨的哭声，我看一眼手表，三个指针都指在十二点的位置上。

黄然马上关了灯，就见窑洞外月光映衬下，一个“没有头”的

白衣人影出现在窗户面前，这个人影不停地拍打窗户，哭喊的声音也越发凄惨起来。

人影哭喊了一阵，突然停住了动作，直愣愣地对着我们三人，虽然还有女人的哭声，但声音已经开始不协调起来。

就这么相持了片刻，人影突然转身，朝身后跑去，孙胖子同时大声喊道：“辣子，抓住他！”

我应声推门出去，就见白花花的人影已经越跑越远。我从地上捡起来半块砖头，朝人影后心使劲扔去，砖头打过去，人影应声倒地。

我和孙胖子、黄然三人跑过去，孙胖子撕开了“无头”人影胸前的衣服，就见里面露出来一个半大老头的脑袋，冲我们尴尬一笑，说道：“各位领导，又见面了……”





## 第二章 再见吴连环

看见是这老头，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上次在老家被他跑了，这回竟又撞到我们的枪口上。

看到吴连环，孙胖子哈哈一笑，蹲在地上对他说道：“不是我说你，老吴，我们俩还真是有缘分，本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想不到这才刚刚过完年就又见面了。我说老吴，上次你说你被判了多少年来着？这次就别指望还能出来了。”

听了孙胖子的话，吴连环的表情也开始纠结起来，他苦笑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就说嘛，都吓唬他们半个月了，怎么还有胆子回来涮羊肉？”

说完，吴连环长长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孙胖子的胖脸，说道：“孙局长，看在上次咱们同舟共济的分儿上，放我一马。不瞒您说，我在香港有个富商朋友，您放了我，我让他来报答您，要不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先表示表示？”

“你还有这么富贵的朋友，帮你出货的朋友吧？”孙胖子似笑非笑地看着吴连环，顿了一下，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吴连环，继续说道，“收贼赃的就说收贼赃的，别说得那么客气，还富商朋友。说吧，那个收贼赃的叫什么名字？我倒想知道他能富到哪



儿去……”

吴连环赔了个笑脸，从地上爬了起来，对孙胖子说道：“我这个朋友在香港也算是个人物，他姓马，叫作马啸林……”

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听到“马啸林”三个字，我、孙胖子和黄然面面相觑，孙胖子更是张开的嘴巴都忘了闭上。吴连环会错了意，继续陪着笑脸说道：“马老板跟我是拜把子兄弟，只要我一开口，他一定能花大价钱……”

没等他说完，孙胖子的嘴巴已经合上。他一脸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让吴连环打了个寒战，他开始明白过来，提马啸林的名字可能反而把事情给办拧了。当即吴连环闭上嘴巴，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孙胖子，想不通为什么提到马啸林，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孙胖子看了一阵吴连环，突然说道：“吴道子的《天宫图》，唐伯虎的《仕女图》，还有南宋官窑的一对青釉胎瓶都是出自你的手笔吧？”孙胖子说的这几样，我倒是知道，当年替马啸林驱赶瘟神的时候，马啸林为了表示感谢，给了我们一批古董，里面就有这几样东西。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我见过那批古董的清单，写在最上面、最值钱的就是这三件宝物了。

后来孙胖子和萧和尚把宝物带回来的路上，被早已盯上的警察抓了个人赃并获，要不是高亮把他俩保了出来，弄不好孙胖子和萧和尚还能在监狱里遇到这个盗墓界鼎鼎大名的广西吴连环。

听孙胖子说出这三件宝物的名字，吴连环哆着胆子点了点头，说道：“明人不说暗话，这三件玩意儿是从我手里流出去的。不过实话实说，我和那个马啸林的关系一般，就说孙领导您刚才说的这几件玩意儿，东西都给他十年八年了。到现在账都没有给我结清，您给评评理，我天天起早贪黑的容易吗？上千万的宝贝经他的手，就给我几十万，要不是离得太远，我就打个车过去揍他了。”

孙胖子斜着眼睛看他一直白话，好容易等吴连环说完，孙胖